楚辭新集註

自序

余幼好楚辭多不解稍長讀諸家所註愈不解然往往一吟其可解者則回風雨雪身置湘沅夫吾家自瀼遷關中至今已忘乎為楚人矣甲戌春由梁晉燕趙登泰山觀滄海謁夫子廟庭得覩車服禮器竊歎世吾斯世而道斯吾道也既遊吳越訪古金陵俯仰延佇而不能去遥望荆郢鬱葱之氣湧耀夕陽亂流間若咫尺可到此非吾二千年之故國耶將揚帆破浪問江界之遺風與所謂兩東門者不果而美人若

草益渺渺興懷乃集楚辭新註始戊午正月三月而畢畧諸所共解者而詳予向所愈不解者欲令吾黨同解焉然恐終未當於三閭意中之言言外之意亦僅斯章句而已嗚呼四十五年之奔走益亦出於跋涉艱辛窮愁殂阨之餘者也書成姑記歲月云

蒲城屈復題于燕山客舍

屈原列傳　史記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

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惻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智盡忠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

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遊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原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作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

破楚師於丹浙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
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
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
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
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
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
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
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
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

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奈何

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智
愚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亡國
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
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
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
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爲天下
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以
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
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

而遷之乃作懷沙之賦其辭云云於是懷石遂自投
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
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
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自屈
原沉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爲長沙王太傅過
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
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及見賈
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遊諸侯何國不容而自

令若是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楚辭目録

附楚懷襄二王在位事蹟考

懷王 威王太子名熊槐在位三十年

癸巳 元年魏聞楚喪伐楚取陘山 張儀初相秦四年秦惠王始稱王

戊戌 六年楚使昭陽攻魏破之襄陵取八邑 所謂南辱於楚者此

癸卯 十一年楚為從約長與趙魏韓燕伐秦攻函谷關秦出兵逆之五國皆引兵歸 時屈子為左徒王甚任之國內無事惜往日篇所謂奉先功以照下別法度之嫌疑國富强而法立是也屈子有功在此其招讒妬亦在此

戊申 十六年 齊湣王元年 秦使張儀約楚絕齊許以商於之地六百里楚絕齊秦不予地遂攻秦 見本傳○洪興祖謂屈子

被疏在此年。○按史記被疏尚在前疏者止是不與議國事耳未嘗奪其左徒之位也絕齊時疑必諫離騷云反信讒而齊怒惜誦篇云反離羣而贅肬當俱指此則奪其位者在此年耳

己酉 十七年春秦敗楚於丹陽斬首八萬虜大將屈匄裨將逢侯丑等七十餘人取漢中郡楚悉起國中兵襲秦大敗於藍田割兩城以和韓魏聞楚困襲楚至鄧楚引兵歸見本傳○原于雖廢猶在朝忽兵必敗當無不諫離騷云既替余以蕙纕又申之以攬茝申者言既廢又切責之也則合前兩次見疏可知惜誦當作於此年

庚戌 十八年秦約分漢中之半與楚和親懷王願得張儀不願得地儀至厚幣靳尚說鄭袖使言之王釋

之見本傳以屈子使齊而反諫已不及懸按使齊必以見欺於秦爲謝再修前好獨使屈子者以絶齊時羣臣皆賀得地陳軫獨弔而軫又往仕秦別無可使故不以既絀而不用則前此之諫絶齊豈可知矣屈子未反舉朝又無一人諫王釋張儀之非則其黨於靳尚亦可知所以謂之黨人

壬子

二十年齊湣王欲爲從約長遺書與楚楚以昭雎議欲雪藍田之耻遂合齊以善韓前使屈子之齊必爲定從雪耻計兹湣王書至而又未決者以魯爲從約長耻見奪耳昭雎之議甚破豈能驟所謂蘭椒其人乎

丙辰

二十四年秦昭王初立厚賂楚楚往迎婦遂背齊而合秦狗利棄信所以速禍況秦爲虎狼之國非可以婚姻結乎屈子以彭咸死諫爲法必越諫而被遠遷絶其言路皆往日篇所謂讒人蔽晦虛惑誤又以欺遠遷臣而弗思是也虛惑當指

絶齊責誤當指投秦言又以與當指背齊合秦言

丁巳 二十五年懷王與昭王盟約於黃棘二在房襄境上秦復與楚上庸楚情婚姻而往然武關之辱實此盟誤之悲回風篇刺頃襄迎婦於秦所謂施黃棘之在策是也屈子雖遠遷尚欲南行而死諫終不得諫思美人篇當作於此時

戊午 二十六年齊韓魏責楚負其從親同伐楚楚使太子橫入質於秦而請救秦兵至三國引去諸侯連兵伐楚本是意中之事但請救於秦而又質子則前此之迎婦結盟何爲乎屈子必思一善後之策而諫詞懷王惟以秦救爲美好而憍之初臣又以王之造怒不敢正其是非所以不聽抽思篇當作於此年

己未 二十七年秦大夫有與楚太子鬬太子殺之亡歸

按敵國質子大夫豈敢與私鬬當是秦與
正知懷王之愚質除遣之使釀成兵端耳

庚申　二十八年秦與齊韓魏共攻楚殺楚將唐眛取重
丘而去見本傳　按懷王此時當思屈子之言而
召回但未復其位與事未與屈子無涉太
史公特敘入傳者作後來謀會武關來歷
耳洪興祖以爲十八年召用從字之誤

辛酉　二十九年秦復攻楚大破楚軍死者二萬人殺將
軍景缺乃使太子爲質於齊以求平僅求齊不見
伐以支秦

壬戌　三十年周赧王十六年秦昭襄八年　秦復伐楚取八城遺書與
楚會武關結盟昭雎諫無往王稚子子蘭勸王行
秦詐令一將軍號爲秦王伏兵武關俟懷王至閉

之遂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藩臣不與亢禮要其割巫黔中郡懷王怒不許因留秦昭雎謀詐計於齊齊歸太子遂立爲王秦不得所割怒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析十五城而去見本傳○屈子先諫勿入武關與昭雎所見相同無奈不聽按懷王爲人貪而且愚又好矜蓋貪則可以利誘愚則可以計取好矜蓋則喜諛而惡直齊秦兵好反覆屈子疏放皆坐此三病武關受欺只悔不用昭雎之言而不及屈子則好矜蓋積怒猶未平可知

頃襄王懷王太子名横在位三十六年

癸亥

二年懷王亡逃歸被秦遮楚道從間道走趙不納

又欲走魏而秦兵追至遂同使者入秦發病見本傳

屈子又被讒放於江南之埜以取怨於令尹子蘭故也涉江篇當作於此年招魂亦當作於此年

甲子

三年周赧王十九年秦昭襄十一年懷王卒於秦秦歸其喪諸侯

自是不直秦秦楚絶大招當作於此時卜居當作於四年

丁卯

六年秦遺書約決戰楚患之謀復與秦平以無可敘秦故

戊辰

七年楚迎婦於秦忘不共之讐而結好總因國肆無人不能為美政故為威勢所刼悲回風當作於此時哀郢當作於十年漁父懷沙當作於十一年以汨羅自沈當在此年也

乙亥

十四年與秦昭王會於宛結和親自此至末皆屈子身後事

丁丑

十六年與秦昭王好會於鄢秋復與秦會穰

己卯 十八年用楚人匹夫報讐之說遣使於諸侯復爲從秦伐楚楚欲與齊韓連和伐秦因欲圖周周使說楚相昭子而止 不能自强已失報讐之具況又圖共主乎誠讒諛虛惑之見也

庚辰 十九年秦伐楚楚軍敗割上庸漢北地予秦

辛巳 二十年秦將白起拔楚西陵

壬午 二十一年秦將白起拔郢燒先王墓夷陵楚兵散不復戰東北保於陳城 屈子哀郢篇云夏之爲丘兩東門之蕪不過十年而郢即驗天問篇云吳光爭國久余是勝以吳光入郢掘平王墓而鞭屍也夷陵之燒何先見之明乃爾

癸未 二十二年秦復拔巫黔中郡 前武關所要割不得者又拔去矣

甲申 二十三年襄王收東地兵得十餘萬復取秦所拔江旁十五邑以為郡距秦已不成其為國、天問篇告堵敖不長之說驗矣

戊子 二十七年復與秦平入太子為質於秦按懷襄兩世屢結秦好、皆卒困於秦、總以讒諛用事、除迎婦質子之外、別無伎倆、天問所謂荊勳作師夫何長、早已道之竣

丁酉 三十六年襄王病太子亡歸秋襄王卒太子熊元立

屈子所著之文無先後次序考據茲將二君在位事蹟按年編輯參之史記本傳凡有明文者即纍於各年之下加無明文亦可以各篇語意揣之以備讀者之參考即以為屈子之年譜可也

凡例

一天下事創始難繼者差易離騷有註自王叔師始後諸家論著即有詳細處要自王氏發之茲集先王而後諸家大哉篳路藍縷之功也

一注騷者數十家予所見王叔師洪興祖朱晦翁林西仲數家而已各執一是議論紛紜於中斟酌會成條貫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仍録姓名於首不敢掠美

一篇章次序相傳已久或有錯誤後賢攷正附註題

下使高明得參是否若輙更定即是鹵莽滅裂則吾豈敢今依王本存古也

一楚詞惟離騷經最難解句有同者意自各別並非重複長篇大作原有條貫和氏之璧御璽材也搥碎作零星小玉連城失色矣茲分五段庶得要領

一典故字釋多採諸家舊註李光弼將郭子儀之兵纔經號令精彩一變非予所能間有補者不闕妙意亦不另著丞篇章意義斷自愚衷未敢依樣葫蘆也

篇中神怪草木既知寓言何必深求或比才德或比君子小人讀者自有會心臨文不贅

一離騷經難解在大義天問難解在故典四庫書目諸史經籍志所載漢以後書不傳者甚多況漢以前平王叔師所引尚未盡見而三閭所用安能悉知從何處撥正夫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一舊註是者固能發作者之精微其非者亦足開後賢之思路雖不並録亦不下論均有功於後先無令前賢畏後生也

一文人相輕自古皆然痛詆他人以申已說若必後賢以必吾是者著書各成一家天之生才不盡後人自有心眼別裁是非豈在吾今日之嘵嘵哉况我所論亦自前賢開悟操戈入室何其薄也往者可歎來者難誣

一字面解釋如初度二言或云時節或云氣度或云法度或云皆爲支首悉順文氣如此之類無損大義俱不深辨

一六經子史皆有叶韻不徒楚辭也諸家議論紛紜

總是風影惟古今通韻（蕭山毛奇齡著）獨有根據今之所音悉本此書即註字傍以便誦讀

戰國時典墳未灰三閭以博識宏才創爲斯體意味難窮余學識短淺諸家註解尚未全窺即盡畢生精力猶恐多失況七十餘年兩月成書粗疎何言修瑕補漏深有望於後之君子

屈原外傳

唐沈亞之撰

昔漢武愛騷令淮南作傳大概屈原已盡於此故太史公因之以入史記外有二三逸事見之雜記方志者尤詳屈原瘦細美髯丰神朗秀長九尺好奇服冠切雲之冠性潔一日三濯纓事懷襄間嘗讒負譏遂放而耕吟離騷倚耒號泣於天時楚大荒原墮淚處獨產白米如玉江陵志有玉米田即其地也嘗遊沅湘俗好祀必作樂歌以樂神辭甚俚原因棲玉笥山作九歌托以風諫至山鬼篇成四山忽啾啾若嗁嘯

聲聞十里外草木莫不萎死又見楚先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僪佹與古聖賢怪物行事因書其壁呵而問之時天慘地愁白晝如夜者三日晚益憤懣披蓁茹草混同鳥獸不交世務採柏實和桂膏歌遠遊之章托遊仙以自適王逼逐之於五月五日遂赴清冷之水其神遊於天河精靈時降湘浦楚人思慕謂為水仙每值原死日必以筒貯米投水祭之至漢建武中長沙區回白日忽見一人自稱三閭大夫謂曰聞君嘗見祭甚善但所遺幷蛟龍

祈禳今有惠可以楝樹葉塞上以五色絲縛之此物蛟龍所憚洄依其言世俗作糉並帶絲葉皆其遺風晉咸安中有吳人顏珏者泊汨羅夜深月明聞有人行吟曰曾不知夏之為邱兮孰兩東門之可蕪珏異之前曰汝三閭大夫耶忽不見其所之江陵志文載原故宅在姊歸鄉北有女須廟至今擣衣石尚存時當秋風夜雨之際砧聲隱隱可聽也嘻異哉原以忠死直古龍比者流何以沒後多不經事特千古騷魂鬱而未散故靈態雖久不昧三閭之迹猶時彷彿

占斷於汀潭澤畔蒹葭白鷺中耳

楚辭卷一

宗姪　汝州　啟賢編
蒲城　屈復新集註　曾孫　來泰錄
受業　同邑　王垣校

離騷經第一

史記、離騷、猶離憂也、王逸曰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已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依道徑以諷諫君也、班固曰離猶遭也、騷憂也、明已遭憂作辭也、應劭曰離遭也、騷憂也、顏師古曰離遭也、

擾動曰騷、洪興祖曰古人引離騷、未有言經者、
蓋後世之士祖述其辭、尊之爲經耳、逸說非是、
朱熹曰離騷經之所以名、王逸之說非是、史遷
班固顏師古之說得之矣、余觀楚辭中作遭離
用者固有、而此篇有余既不難夫離別兮之句、
則離騷者離別之憂也、三閭之意若謂明已遭
憂而作此辭、則全部宜總名之曰離騷、今二十
五篇各有題目、其義可知、近世稱楚辭皆曰離
騷者、孔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是以關雎稱

全詩則稱楚辭爲離騷亦猶此而非二十五篇皆名離騷也夫詩以比興賦能持人道之窮也然無夫子刪定之存亡或未可知若離騷之存而不亡自足存也詩可以興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離騷有焉尊之曰經宜矣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于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句

高陽顓頊有天下之號顓頊之後有熊繹者事周成王封爲楚子居於丹陽傳國至熊通始僭稱王徙都於郢是爲武王生子瑕食采於屈因以爲氏此受姓之始捨近封而遠述祖蓋言吾祖自發跡以來未嘗敗績與今日對照也苗者草之莖葉根所生也裔者衣裾之末故以爲遠末子孫之稱朕我也古者上下通稱之皇美也父死稱考伯庸三閭父字攝提星名隨斗柄以指十二辰者貞正孟始陬隅也正月爲陬蓋是月孟春昏時斗柄指寅在東北隅故以爲名降下也此月庚寅之日已始下母體而生也皇皇考覽觀揆度也初度之度猶言時節榮始錫賜嘉善正平則法靈神均亦平也以正爲法以均爲神高平曰原乃名原字平之隱文若王註法天法地類多不錄此凡例中所謂其非者亦不下論是也後倣此言聖帝苗裔賢父之子時日良名字嘉皆內美也

右一段敘世系祖考生時名字有木本水源顧名

思義之意、言外見分當與國存亡也、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擥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維紉夫蕙茝、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被兮、夫唯捷徑以窘步、

紛盛貌內美句妝上修能句起下謂自修其才能
即扈紛搴擥是也重再逼披辟幽也離芷皆香草
級以綴貫鉞秋蘭秋時蘭愈香也佩飾也汩泳流
去疾之貌搴拔取也肶山名木蘭木名擥采也水
中可居者曰洲木蘭去皮不死宿莽經冬不枯謂
貞堅也言余將汲汲自修常若不及脊恐年歲不
待我而一身老故朝夕自修之勤也淹久代更
序次也草曰零木曰落總上離芷宿莽諸物也美
人詩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託爲佳名寄喻於君
也後靈修放此遲晚也此句起下文撫者撫而有
之也三十曰壯棄去也草荒曰穢言君何不於撫
有壯盛之時早棄穢政改前此忒誤之度果能秉
駿馬馳騁我當引君於大道也起下三后堯舜緤
封以爲得路失路諡又與下數路字捷徑險臨踵
武等句相照應三后三皇下文堯舜遵道遵三皇
之道也至美曰純齊同曰粹衆芳喻羣賢雜非一
也申重也椒生重累而叢族故曰申椒菌桂葉似
柿儆耗味辣猶雜然用之不獨用純香之蕙茝而

巳喻能受逆耳之諫也耿光介大遵循昌被亂捷徑邪道窘促廹也堯舜遵三后之道故得路桀紂不遵故亡窘步正與馳騁相反得路則爲堯舜捷徑則桀紂是即矣以上言楚王以下方言黨人

此節追言未號時也既恐歲不我與汲汲自修又恐君亦遲暮當及時任賢已須先路引君上法堯舜下鑒桀紂以與楚國也

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揆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齌怒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夫惟靈脩之

故也

曰黃昏以爲期兮羌中道而改路此二句與下悔遁有他意重又王逸無註又通篇皆四句此多二句明係衍文

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脩之數朔化吪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畮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冀枝葉之峻茂兮願竢時乎吾將刈乂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

黨人阿比相助匿非之類偷樂者竊取淫佚之私不顧君國之安危存亡者也幽昧路不光明險隘

路不寬平、惟思念、彈畏、殃咎、皇君、輿車、續功、敗績指車之傾覆也、我之欲引君於光明寬平之路者豈彈一身之離殃哉、惟恐皇輿行幽昧險隘之道而傾覆耳、見君行邪徑以至傾危、皆黨人偷樂之故也、詩大雅綿篇、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奔奏與走同、言急欲奔走先後以輔翼君也、前王楚之先王、及繼、踵足跟、武迹、荃香草、借以寄喻君、齌言怒氣之盛如火齊也、本欲引君至古聖帝明王、今既不能、即法楚之先王、亦不至敗績、乃不察此中情而反信讒齌怒、何也、謇韻會通作蹇、晉書王豹傳王臣謇謇、易謇難也、險在前也、又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若止作直諫解、三閭之放逐、豈止直諫之一端哉、爲患指上齌怒而言、忍甘受其患而不辭之意、余止也、余固知者、早已自知其如此、既結上、又爲下不吾知作引、九天天有九重也、正與證同、靈修謂君也、余固明知己之謇謇、必爲身患、然中心忍而不能自止、故上指九天、證諸神明、明非爲身辭而爲君也、成言謂已成之約言、悔改、遁移、有他

志也、近曰離、遠曰別、數化屢變易而無常也、言我非難與君離別、但傷君志因讒言而數變易也、滋樹畦雜皆種植、蘭蕙留夷揭車杜衡芳芷、皆香草言種植者甚衆也、冀期望峻茂長盛、竢待刈穫、萎絶、草木枯死、蕪穢、比廢棄也、言我初樹衆芳、望其長盛、將爲國用、今我一人萎絶、亦何足惜、而衆芳之蕪穢、大可哀也、

此節追述初見疏時也、忠心謀國、反遭讒害、明知爲患、不能自止、成言變易、惟天可證、所樹衆芳、已付蕪穢、無窮虛願、皆成哀痛也、

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忽馳騖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

急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顑頷坎菡亦何傷擥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蘂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纚纚洒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穌

衆指黨人也並逐曰競愛財曰貪愛食曰婪憑滿不厭不以為足恕己自恕其惡不責己也如俗言饒恕之恕量度與生害賢為嫉害色為妬言黨人心皆貪婪內以其志量度他人謂與己同則各生嫉妬之心也馳騖亂走追逐急走馳騖申競進貪婪三句非所急表己心不同於衆申恕己量人二句冉冉漸也但恐衰老漸至美名不立衆所急在彼我所急在此也英華飲露餐華所養皆香潔苟

誠信姱實好練要所修精練所守要約顑頷不飽
貌所困者身所飽者道言無損於道也擥持木蘭
根薜荔蘂草貫穿而累之蘂花蕚鬚粉蘂蘂然者
矯揉索以手搓為繩胡繩亦香草有莖葉可作繩
纚纚素好貌擥木根也結茝也貫薜荔也矯桂也
紉蘭也索胡繩也言所佩芳潔不以困而改也承
上顑頷何傷言蹇難詞有用心竭力艱難辛苦之
意前修謂前代修德之人服習周合也彭咸殷賢
大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遺餘則法也言
我勤苦效法前修雖不合於今而求合於古也

此節既踈後猶欲死諫也言我志立修名與衆不
同所養所服謇法前修雖不合於貪婪求索之今
人而求合於以死諫君之古人也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人生之多艱余雖好修姱以鞿

羈兮謇朝誶而夕替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攬茝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人心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爲度忳鬱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鷙鳥之不羣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

艱汲塚周書音泥與溪叶替補韻叶才淫切而艱又音勤多一

轉音不如依三聲例替作
平聲而艱叶泥爲直提耳
艱難也人三閭自謂言哀吾生多難也以下承此
句言掩涕猶扙淚修姱謂修潔而美好鞿羈以馬
自喻轡在口曰鞿革絡頭曰羈言自繩束不放縱
誶諫詩曰誶予不顧今詩作訊訊告替廢也以下
方述見替事故太息流涕言之纕佩帶申重既以
蕙纕見廢便應改悔又重以攬茝執志不回愈觸
君怒矣然二物芬芳乃余心所善雖九死不悔況
廢替乎靈修比君浩蕩水無涯人三閭自謂不曰
已而曰人婉詞衆女比黨人蛾眉自比謠毀諑譖
善淫工淫邪也偭向也明有規矩在前而方圓任
其錯置背繩墨之正直以隨俗之邪曲務爲周旋
容悅以爲競進之常度度字總承規矩繩墨而言
洪曰偭規矩而改錯者反常而妄作背繩墨以追
曲者枉道以從時忳憂悶鬱幽滯不通邑於邑短
氣也侘傺失志貌言中心憂悶至於幽滯於邑者
余之失志也窮困失志之實溘奄也言我寧奄然

而死、不忍爲此邪淫之態、態指周容爲度而言、鷙
鳥鷙之類、不羣謂其威猛英俊、淩雲摩霄之志、非
謂其悍厲搏執之惡也、周合也、方圓何能相周、異
道孰能相安、自古然也、屈不伸、抑按、不發、心修姱
立名之心、志正君善俗之志、尤謂嫉妒詬誶放逐、
攘謂禍自外來、而順受之、如已所攘取也、伏清白
者、不背臨危改節、以汚此身、前聖猶前修、厚重
也、如武王封比干之墓、孔子稱殷有三仁、是也、
此節既廢之後、太息流涕、自述其志也、吾生多難、
既以忠廢不能改悔、譖毀日甚、一身窮困、不忍隨
時、然忠佞不相謀、自古如斯、惟有一死、爲前賢所
重而已、文至此已山窮水盡矣、下文另起一峰一
波也、

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
及行迷之未遠步余馬於蘭皐兮馳椒丘且焉止息
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弼製芰荷以爲衣
兮集芙蓉以爲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
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
唯昭質其猶未虧忽反顧以游目兮將往觀乎四荒
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民生各有所樂兮
余獨好修以爲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
懲裳陽庚通韻後不許

悔追恨前非、察明審、延佇少待、行迷所行或誤、未遠猶可回車也、追悔前日相道未審、迷行取困、今將回車復路及此惑誤未甚之時、意言歸隱也、步徐行、澤曲曰皐、其中有蘭、故曰蘭皐、丘上有椒、故曰椒丘、二句復路、進出而仕、入合離尤遭患、退復路歸隱、初服隱者之服也、製剪裁、集補綴、芰茂荷蓮葉、芙蓉蓮花、本草云蓮其葉名荷、其花未發爲菡萏、已發爲芙蓉、上曰衣、下曰裳、言被服益潔修善益明也、此與下文、即所謂修吾初服、二句互文、謂取芰荷芙蓉以爲衣裳耳、不吾知者、進而仕人不知也也、信芳者、退而隱芰荷芙蓉、自信芳香也、至此始出不吾知字。結上起下。乃一篇之脈絡也。岌岌高貌、佩玉佩、陸離美好貌、芳謂氣之芳香、澤謂色之潤澤、雜糅佩之盛、言盛其佩服、益欲明吾本質之未虧耳、此入句文法參錯、本言製芰荷爲衣、芙蓉爲裳、高冠長佩、芳澤雜糅、惟昭質猶未虧、苟余情其信芳、不吾知其亦已矣、然如此則文氣傷直。故曲折出之。古文古詩皆然、惟楚詞爲獨多

忽疾逮貌、反顧回首覩、遊目縱目遠觀、四荒四方、即孔子浮海居夷之意、佩指衣裳冠佩而言、繽紛盛貌、繁衆、菲菲猶勃勃、芳香貌、彌章愈明、欲隱而彌章、謂又不能隱也、好修好自修潔、未變不改其好修之志、懲創艾、人生邪正淸濁、各有所樂、而吾獨好修爲常、天下重禍、無如支解、即使至此、吾猶不變、則黨人之謠詠嫉妬。疏棄放逐。豈能使余心懲而少改哉。言堅確也。

此節欲隱而不能也。前日相道未審、迷行離患、將反初服、往觀四方、佩飾繽紛、欲隱彌章、好修爲常、雖體解莫懲也、

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曰鮌婞直以亡身兮、終然殀乎羽之野、署、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紛獨有此姱節、

薋菉葹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煢獨而不予聽。

女嬃三閭姊也。嬋媛眷戀留連之意。申申猶重重詈責數。曰記女嬃之詞。鮌堯臣。帝繫曰，顓頊後五世而生鮌。婞狠。殀死曰殀。言鮌婞狠自用，乃殛死中野。博謇謂廣博而忠直。紛盛貌。姱節姱美之節。薋蒺藜。菉王芻。葹枲耳。三物皆惡草，以比讒佞。盈室喻滿朝。判別。言衆人皆佩此惡草，汝何獨判然不與衆同也。煢獨孤。衆既不可戶說，又孰能察已之中情。況舉世世朋黨，更無一同志者。煢獨至此，而尚不聽余言，何也。補註女嬃詈三閭之意，蓋欲其爲寗武之愚，而不欲其爲史魚之直耳。非責其不爲上官靳尚，以拘懷王之意也。而說者謂其詈三閭不與衆合，以承君意，誤矣。此解亦是。

此節述女嬃責數之詞見內而不能見知於骨肉也。

右二段自紛吾既有此內美至此、凡六小節、共成一大段、自未疏說到既疏。自既疏說到既廢。反復紛紜言已之上不見知於楚君。下不見知於盈朝。外不見知於黨人。內不見知於骨月。一片孤忠。無可告語、不得不折衷於前聖矣。

依前聖以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詞。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

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衖、羿淫遊以佚畋兮、
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澆
身被服強圉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
用夫顛隕、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
醢兮、殷宗用之不長、湯禹儼而祗敬兮、周論道而莫
差、舉賢才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皇天無私阿兮、
覽民德焉錯輔、夫維聖哲之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
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
孰非善而可服、阽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

不量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菹醢曾歔欷余鬱邑兮

哀朕時之不當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

節中猶折中喟歎憑依歷經歷沅湘皆水名重華舜號帝繫曰瞽叟生重華是爲帝舜葬於九疑山在沅湘之南歎已依此芳潔之心而歷茲舉國莫知之時故南征而折中於重華也三閭之不得於君猶舜之不得於親又楚之境內故就之陳詞不然古聖帝王多矣何必舜哉禹能辨九州物數如鑄九鼎是也九歌左傳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啟禹子九辯九歌禹樂言禹平治水土以有天下啟能承先志纘敘其業夏康啟子太康娛樂縱放闕諫五子太康昆弟五人也家衖宮中之道太康以逸豫滅厥德盤游無度田於洛南十旬弗反有窮后羿距之於河而五子用此亦失其家衖言國破而家亡也事見尚書大禹謨

反五子之歌此為楚王不思穆莊伯業耽樂是從
而言也羿有窮之君夏時諸侯封大泥寒浞羿相
婦謂之家言羿因夏衰亂代之為政娛樂畋獵不
恤民事信任寒浞使為國相羿攻將歸浞使家臣
逢蒙射而殺之在羿之亂流固宜鮮終而寒浞貪
羿之家取為已妻是以亂易亂身即滅亡也此為
楚王盤於遊畋惑於鄭袖而言也澆寒浞子強圉
多力按字書安於不仁曰忍不忍者不改其不仁
也言浞取羿妻而生澆恃其勇力縱放其愆不改
其忍也康安自上而下曰頗隕墜也既滅殺夏后
相安居無憂日作淫樂忘其過惡卒為相子少康
所誅此二事並見左傳襄公四年哀公五年此為
楚王忿兵喪師不恤國事而言也常違違背常道
遂焉遂非而不改逢殃為湯所放后辛即紂藏菜
曰菹肉醬曰醢紂殺比干醢梅伯武王誅之殷宗
遂絕不得長久也此為楚王縱欲愎諫疏棄忠良
而言也按詩陳風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傳矜莊貌
字書祗與祗同安也大也儼畏祗亦敬周周家差

過言殷湯夏禹周之文王受命之君皆畏天敬賢
講論道義無有過差又舉賢才遵法度而無偏頗
也繩墨堯舜相傳之法頗幽昧險隘之路也竊愛
為私所私為阿錯與措同置也輔佐民德有德於
民哲智茂盛苟誠下土謂天下也天本無私惟覽
有德於民之聖君如禹湯文武者則篤生哲人如
伊呂周召以為輔佐夫維有如此之聖哲輔佐方
能用此下土此此為楚王不能循先聖之繩墨而
言也以上所陳興國之大法也瞻臨視顧還視相
觀興亡相參而觀計算極皇極也按書曰皇建其有
極與流人君為民之主大自立其有中之道也用任
服行言前瞻湯武之所以興後顧桀紂之所以亡
二者相參而觀計其自古以來為民之主者孰有
非義之人而可任孰有非善之事而可行者乎反
筆結上文興亡二意也以上皆為重華陳昔日諫
君之詞如此阽近邊而欲墮也余初余昔日諫君
之詞即上所陳者是也危死言幾死枘鑿方圓之
不相入猶忠佞邪正之不相合不量芺不合而強

入之前修固有以此菹醢若龍逢梅伯者言我初諫時固知如此故今日不以爲悔也曾增同累也歔欷哀泣之聲鬱邑憂哀時不當自哀生不當舉賢之時而值菹醢之世以茹蕙二香草拭淚霑濡也衣背謂之襟浪浪流貌

此節皆求折中之詞也我平昔以古之興亡諫君固知得禍今果然矣言外重華以我爲是耶非耶

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平聲）駟玉虬以椉鷖兮溘埃風余上征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色）

敷布、衽、裳際、耿、明也、有角曰龍、無角曰虬、鷖鳳類身有五采、溘奄忽、埃塵、征、行、此言肅整衣冠跪而陳詞敬之至也、重華以我所陳之詞爲是、吾耿然自覺得此中正之道矣、遂乘龍跨鳳、遺風塵而上征也、軔、楮車木、將行則發之、蒼梧、舜所葬、縣圃、在崑崙之上、靈瑣、神靈之門、謂舜廟也、言朝發蒼梧非不欲少留重華之門、但期夕至懸圃、時光有限我心孔棘也、羲和、堯時主四時之官、賓日餞日者也、弭、按、止也、按節徐步、崦嵫、日所入之山、迫、急、曼曼遠貌、修長、路阻且長、非可速至、故令日御勿急迫、求索者、求索神靈折中也、

此節言重華既許其是、自信得中正矣、何必上下求索、又折中神明哉、意蓋謂重華不許、則從此已矣、既得中正矣、乃廣求折中、欲使君悟俗改、楚國

復與非徒托之空言拚一死以塞宗臣之責而已也下文見帝是折中於天求女是折中於神妃靈氛是折中於卜筮巫咸是折中於鬼神也此八句為下一大段領袖若作求君解不惟無明文可證而三閭豈事二君者哉

飲余馬於咸池兮揔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鸞皇為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紛總

總其離合兮斑陸離其上下吾令帝閽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予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佇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

淮南子曰日出湯谷沐於咸池拂於扶桑揔轡六轡在手也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中葉似桑長數千丈大二千圍兩兩同根更相依倚是名扶桑若本日入處在崑崙西日夕無光拂拭之使明也逍遙相羊從容自遠淩晨起行日夕始停車自適也此言盡日而行也望舒月御飛廉風伯屬連鸞凰之佐皇雎鳳雷師霄神具備將具而尚未具非不備也戒諭本欲運夜疾行雷師更疾于飛廉令使鸞皇諭使速備而雷師告以未具言令夕猶不能畫夜而行也鳳靈鳥飛騰疾速之甚離麗飄風回風迍聚霓虹屬郭璞云雄曰虹謂明盛者雖曰蜺謂昕微者御迎也急欲上行故令鳳鳥飛騰不待番

師之具而日夜疾驅輕風屯聚雲霓隨風而來迓天門之將近矣紛紜總總衆多斑五彩離合不定陸離光悵倚者閽者倨傲之狀望余者目視而身不少動帝天帝閽主司門之隷閽閶天門身到天門五色雲氣離合上下紛紜衆多見帝情切刻不容緩令司閽開關急入而閽者乃一望而見拒也曖曖日暮罷力疲日已暮矣結蘭久立因歎塵世蔽美嫉妒清濁不分令司閽見拒我之中情將終不能見帝自陳耶言外有天門之下亦復如是之意

此節欲就天帝陳詞折中以夜繼日疾行而至閽者見拒乃歎息而他適也

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閬風而緤馬毋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溘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

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吾令豐隆乘雲兮求虙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謇修以爲理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繣其難遷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於洧盤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遊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吾令鴆爲媒兮鴆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遊以

逍遙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誤

淮南子言白水出崑崙之山閬風山上緤繫高邱楚地名楚國盡爲朋黨丈夫中無可語者女中或有亦未可知自去天門將濟水登山繫馬少息忽而回顧不覺流涕哀楚國並女亦無有也故下欲遊春宮求處妃見佚女留二姚也溘奄春宮東方青帝舍瓊枝玉樹枝繼續榮華未落喻時尚可爲也落覽相視下女侍女詒遺也游春宮折瓊枝而纕玉佩以遺下女正欲及榮華之未落使通陳詞折中之意於神妃也豐隆雲師處妃王逸曰神女也洛神賦注伏羲氏女溺洛水而死遂爲洛神纕佩帶蹇修媒通詞理下文佚女爲高辛妃二姚爲少康妃若以此意例之則處妃當是伏羲之妃非女也紛總總句言議論紛紜忽離忽合猶未定也緯繣乖戾遷移次舍窮石山名在張掖即后羿之

國也、洧盤水名、言其始也、猶在離合不定間、而終
則乖戾、必不可移、乃夕歸朝沐、將改求也、下四句
方言不合之故、倒敘楚詞中多用此法、倨簡曰驕
侮慢曰傲、康娛、安樂、違去、言虙妃驕傲康娛、雖美
而無禮、故棄去而改求、不可以陳詞折中也、按字
書、覽觀也、相、選擇之意、觀諦視、周流遍遊四極、四
方盡處遍遊上天下地、正改求也、所謂上下求索
也、瑤、玉之美者、偃蹇、高貌、有娀、國名、佚、美、謂帝嚳
之妃、契之母簡狄、事見商頌、呂氏春秋曰、有娀氏有
美女、爲之高臺以飲食之、鴆、惡鳥名、羽有毒可殺
人、告予簡狄以不好者、詐言反開其性也、雄鳩、鶻鳩、
佻、輕巧利、又使雄鳩飛鳴而往、然其性輕佻巧利
不可信也、猶、犬子、人將犬行、犬好豫在人前待人
不得、又來迎候、故謂事不決曰猶豫、狐多疑而善
聽、河冰始合、狐聽其下、不聞水聲、乃敢過、故人過
河冰者、要須狐行、然後敢度、因謂心多疑者爲狐
疑、高辛、帝嚳有天下之號、鴆鳩皆不可使、故心中
疑惑、意欲自往、禮有不可、彼高辛已貽鳳皇而往

故恐其先我矣又不得陳詞而折中也遠集遠去惜誦篇欲高飛而遠集是也少康夏后相之子有虞國名姚姓舜後以二女妻少康事見左傳欲遠集既求又無處所聊且浮游逍遥願及少康未妻於有虞之時留二姚也意言懷王已不可望猶望項襄能如少康之興復也理即謇修以爲理之理弱劣拙鈍理弱媒拙言不堅固恐無以留二姚也因歎世之溷濁嫉賢所妬如此則二姚必不能留矣

此節欲求女折中忽而反顧流涕興哀乃上下求索諸處無成欲及少康未室爲留二姚有嗣君中興之望而又不能溷濁一歎末如何矣古賢女甚多篇中專引妃后者是對照鄭袖而言也求女數

節文法變換一則求之而無有一則始合而終離此高丘宓妃之別也一則先求後見覿面千里二則先見後求又後高辛此虞妃有娀之別也至欲留二姚理弱媒拙言恐不堅又一變也

閨中既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而與此終古

爾雅宮中小門謂之闈又字書女稱閨秀所居亦曰閨邃深哲知寤覺終古者古之所終謂來日之無窮也閨中指鄭袖言哲王指懷王猶云天王明聖也黨人懷王可明言鄭袖不可明言故以閨中渾言之上文已有九死體解等句則焉能忍而與此終古是言欲死也

右三段、折中重華既得中正因上叩天閽拒於閽者、溷濁嫉妬丈夫中莫能我知、復求之女中又不可得乃歎息閨中深遠既不能陳辭哲王又不能覺寤、我之情懷、終不能發之於世、安能隱忍而與溷濁嫉妬者共此無窮之日月乎、討惟有一死而已、此四句畫龍點睛也、前美人靈修蓀荃皆暗指楚王、至此明點出哲王、又帶出閨中、不惟結第三段、乃前半篇之總結、又後半篇之總起、一篇之樞機、所謂文之心也、以閨中謂指上諸妃后可也、

若以哲王謂指天帝不可也自古未有以王稱天帝者即三皇五帝亦未有以主稱者況天帝乎既是指楚王則閨中指古妃后愈不可也非指鄭袖而何玩既字又字本文十分明白若謂哲王深居閨中文理不順之甚其指鄭袖也無疑若以求女作求君解下文豈惟是其有女是字指楚國而言楚國之君豈可任三閭之意而求乎況求君自巫咸文中始言之而又無求女字三閭文中從未有求君意求女非求君斷斷如也若作求賢求隱士

解更荒唐無據、篇中如以江籬秋蘭比才德則先以修能句點明如以衆芳句比賢臣、則先以三后純粹句點明、如以衆女比黨人、則先以靈修不察句點明、何所據而作求賢求隱士解乎、即下文豈惟是其有女、聊浮游而求女、上下亦無明文玩前有不吾知其亦已矣句、後有莫我知兮句、二知字、是言楚國溷濁嫉妬、丈夫中無知我者、聊於女中求之、即世有一人知已死可無恨之意、不過甚言楚國丈夫皆黨人耳、今求女下、即緊接閨中字、是

借女字暗點鄭袖也、或問三閭非交通宮掖者、而言鄭袖、何也、袖能惑懷王、釋張儀、聰明有過人者、古賢妃諫君以道者不乏、此三閭於心盡氣絕無可奈何時、姑作期望之想耳、非真有是事也、古來文章多擺鼓邊、然鼓心一兩下、定不可少、此正鼓心一兩下也、若無此句、則通篇皆在半明半暗間、全無眼目矣、後之君子、必有知者、

索藑茅以筳篿兮、命靈氛為余占之、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

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惡民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珵美之能當蘇糞壤㠯充幃兮謂申椒其不芳

索取藑香藑茅白茅也二草皆芳潔可藉筵籑折竹以卜也靈氛明占吉凶者曰占詞兩美者男女俱美貌喻同德同志言世有兩美終當必合然楚國孰有能信汝之修潔而慕之者乎言楚無同德同志思九州之廣大丈夫中必有知汝者豈惟楚之有女乎以上占詞也曰者靈氛之言也言由占詞觀之九州博大宜勉力遠去無用狐疑兩美必合孰有求美而舍汝者乎何所獨無芳草天下同

類衆多何必只懷楚國靈氛之言止此以下皆三閭之言幽昧謂昏暗於內眩曜謂僞飾於外楚人如此舉世可知孰能察余之善惡乎雖往而亦無所合也人性好惡固有不同惟此黨人更爲獨異艾臭草甚且户皆服艾服且滿腰而反以蘭爲臭惡而不可佩珵美玉色相玉書云珵大六寸其耀自照言草木易察之物尚不能察若察珵玉之美豈能得當乎蘇取也史記樵蘇後爨謂取草也幃謂之幐即香嚢既蘇糞壤而充幃則謂中椒不芳也宜矣起二句尊占自十

此節靈氛之占言當遠逝三閭念舉世幽昧去既不可黨人獨異住又不可總寫狐疑以起下巫咸之文也

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

懷椒糈而要之、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並迎、皇剡剡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曰勉陞降以上下兮、求榘矱之所同、湯禹儼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恐鵜鴂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爲之不芳、何瓊佩之偃蹇兮、衆薆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諒兮、恐嫉妬而折之、

欲從兩美必合之吉占而遠逝心尚未決也巫咸神巫降下神椒香物糈精米要約二句結上正句起下翳蔽備降齊降繽盛貌九疑在零陵蒼梧之間疑似山有九峯其形相似遊者疑焉故曰九疑百神蔽日來下九疑之神紛然來迎也皇大剡剡光輝揚靈顯應三句敘神降之盛告吉也故求神之詞也曰記巫咸語陞降上下謂周遊列國跋涉山求之也勞也榘矱所同言同德也儼敬調和摯伊尹名咎繇舜士師言陞降上下求同德之賢君昔湯之得伊尹禹之得咎繇榘矱既同始能調和而必合也行媒喻左右先容言誠心好修賢君自當舉而用之不必須左右薦達也說傅說傅巖地名武丁殷高宗言傅說操築作於傅巖武丁舉而用之不以無媒而見疑事見尚書說命篇呂望太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鼓鳴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往歸之至於朝歌道窮困因自鼓刀而屠遂西釣于渭濱文王夢得聖人於是出獵而遇之遂載以歸用以為師言吾先公望子久矣

因號爲太公望該備甯戚衛人修德不用退而商賈宿齊東門外威公夜出甯戚方飯牛叩角而角歌曰南山粲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威公聞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用爲客卿備輔佐也言集蓼所同自然必合苟能自修不用行媒歷舉古人以實之也晏晚央盡鶏鳩鳥名即詩所謂七月鳴鵙者鳴則百草歇先鳴者不侍當鳴之時而早鳴也勉使及此身猶未老尚足有爲時猶未過不可輕失遲則惟恐鶗鴂先鳴使百草不芳也偃蹇困頓失志貌萎然者蔽之棲不蔬不可測推敗也汝今困頓失志衆猶蔽之如此此輩不可測度恐必致汝於死也巫咸擇君之言進靈氣遠逝一層以上皆巫咸之言若作三闍自念之詞則前已有九死不悔體解未變等句豈三闍至此而又懼摧折求自相矛盾豈有此理況下文三闍文中亦止言不可淹留時俗變化推折之意一字不及則此爲巫咸勸駕之言無疑

此節先以君臣同德不用行媒喻之、又歷引古人以實之、中以年歲促之、終以死決之、言當遠逝而擇君也、擇君始於巫咸、前後皆未有也、

時繽紛以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由)、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余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衆芳。椒專佞以慢慆兮、樧又欲充夫佩幃、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祗(平)、固時俗之流從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

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

繽紛亂變易叓改不可淹留宜速去也菉惡莫巫咸言當遠去擇君三閭不答擇君止言風俗人心紛紛更變如蘭芷變而不芳荃蕙變而為茅蕭艾賤草然何所為而昔日之芳草如蘭芷荃蕙者今直變而為蕭艾此豈有他故哉莫非觀我之好修而貿害遂至此也化茅不過不香而巳萷艾則臭矣不芳為茅二句言變易之盛直為蕭艾二句變易之甚豈有他故二句變易之由也可恃者信其不變之謂無實容長者謂無蘭之實徒有蘭之貌委棄從俗趨時也言芳芷之類猶是尋常之芳草若蘭者國香也今乃無實容長棄其國香之美變而從俗不過苟列衆芳之虛名而巳專一佞諂諛慢傲情慆淫書曰無即慆淫椒茱萸幃盛香之囊亦葢以椒之芳烈變為邪佞茱萸毒臭欲充香囊蘭既隨之干進而務入又何能復敬守其國香之節乎時俗盡從不流孰能砥柱不變哉以蘭之國

香椒之芳烈猶且若茲況揭車江離尋常芳草乎

此節答巫咸之詞君子變爲小人何況中材反復言其變易之盛見不可淹留也

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沬師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户

虧損減沬已言瓊佩以可貴之質雖爲他人委棄以至今日而芬芳之氣猶難虧而未已也和調猶調和度襟度言我調和襟度以自娛遂浮游求女如前所言虙妃佚女二姚之屬言丈夫中終無可語又於女中求之得一人知己死可無恨之意也余飾謂瓊佩及前章氣服之盛方壯亦巫咸所謂

年未晏時未央之意周流上下即靈氛所謂遠逝巫咸所謂陞降上下也言將去楚而犢觀天下也此節言茲佩爲他人委棄以至今日困頓已極在我者不失良貴且調和吾之襟度聊浮游求女庶得知已及此年歲未晏從其吉而遠逝也

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折瓊枝以爲羞兮精瓊爢以爲粻爲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爲車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邅吾道夫崑崙兮路修遠以周流揚雲霓之晻藹兮鳴玉鸞之啾啾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鳳凰翼其承旂

兮高翱翔之翼翼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麾蛟龍以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路修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爲期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軑而並馳駕八龍之蜿蜿兮載雲旗之委蛇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樂陟陞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

歷選精細粻糧不從巫咸求君之吉占而從靈氛遠逝之吉占也瓊枝玉樹枝羞膳周禮天官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麋脩折玉枝爲羞精玉屑爲糧選吉將行先具行資言飲食皆玉不獨佩而已造

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駕飛龍去之迷雜瑤象
華美其東離心謂君心已離不能復合遠逝自疏
不得已也以下止言遠逝不言求君安得以求女
作求君解哉邅轉後漢書注云崑崙在肅州酒泉
縣西南崑崙之路修遠周流而後到雲霓蓊旗晻
藹飛揚蔽日玉鸞鈴之著於衡者啾啾鳴聲車行
而鈴鳴也天津謂銀漢借喻楚之漢水爾雅函爲
西極朝發夕至行之速鳳翼鳳羽小雅四牡翼翼
倷閉也又四騏翼翼傳壯從也一上一下曰翔直
刺不動曰翔鳳翼承旗而翱翔甚閑言行雖甚速
而不忙迫也流沙沙流如水見禹貢今西海居廷
澤是也導循赤水出崑崙東南陬入南海容與從
容以手教日麾詔告西皇帝少皡少皡以金德王
白精之君故曰西皇忽行至流沙爲赤水所阻乃
從容計算詔西皇使麾蛟龍爲橋以渡我猶言此
黿鼉以爲梁也不周山名山海經西北海之外有
山而不合名曰不周指語期會言此路多艱使衆
車飛騰而先過直待我於赤水之西我當自不周

山而左行以至西海爲期也玉虬玉轄委蛇飄揚千乘衆多並馳同發屯聚蜿蜿龍貌雲旗以雲爲旗西皇來涉故車騎愈盛也抑按志西海爲期之志弭止節所執之旌以指麾行止者言日暮止宿也邈邈遠貌身雖止宿神猶邈邈高馳必至西海奏禹之九歌舜之九韶假日媮樂乃遂今夕之志也陟從下而上陞初出皇皇天赫戲日光赫赫然光明睨遠視舊鄉楚國僕御懷思也蜷局詰曲不行貌僕夫愚蠢余馬無知俱戀故鄉而況人乎

此節從靈氛之吉占遠逝自疏象車龍駕鳳凰承旗蛟龍梁津一則曰道崑崙一則曰至西極一則曰詔西皇終之以西海爲期而爲太平之樂舞日暮止宿忽而天曉顧見故鄉御馬猶知戀土余獨

何人能遠去乎然上下周流而不言三方者不惟
懷王在秦言外益欲遂滅秦復讐之志也
右四段閨中邃遠哲王不寤決之靈氛巫咸多不
入耳之言歷俗變易君子化爲小人惟余良貴雖
爲人棄一毫未損不從其求君之占從其遠逝自
疏而已龍車鳳旗西皇可詔西海可期虞夏之樂
可奏志願可遂而終不忍去故鄉也
亂曰已矣哉國無人兮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
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亂者、樂節之名、國語云其輯之亂、輯成也凡作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爲衆辭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禮曰既奏以文、又亂以武巳矣、

絕望之詞無人、謂無賢人、故都、楚國也、

右五段巳矣哉、莫我知矣、又何懷乎故鄉、不死而虛生乎、爲美政者知之實也、既莫足與爲美政、吾將從彭咸而死、庶不負命名字之義、而可見祖考於地下也、

通篇五段、以祖考命名爲綱領、以知字爲鍼綫、以從彭咸而死爲主意、篇中余固知、後止兩知字、前不吾知、其亦巳矣、後莫我知兮、而君之放逐、黨人

之嫉妬、女嬃之詈、折中重華、叩帝閽、上下求女、占靈氛、問巫咸、遠逝自疏、莫與爲美政、皆莫我知也、願依彭咸之遺則、下云雖九死猶未悔、又云寧溘死以流亡、又云伏清白以死直、又云雖體解吾猶未變、又云阽余身而危死、又云焉能忍而與此終古、結云從彭咸之所居、主意如此、究之所以死者、皆莫我知也、近有謂王叔師彭咸投水爲無據者、漢時書籍今失傳者甚多、又安知王之無所據乎、後懷沙惜往日悲回風諸篇、言沈淵甚明、又漢之

賈誼東方朔莊忌王褒劉向太史公、言汨羅無異詞、諸人去古未遠、豈盡虛謬、然則彭咸之投水、即無據、而三閭之汨羅則有據、守死善道、日月爭光、要無愧高陽之苗裔皇考之名字而已矣、仁至義盡、至中至正、而後之論者、猶以爲過、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吾竊痛三閭不生獲麟之前也、

此篇五段、首段古帝起、末段時王結、煌煌大篇、起結緊嚴、二段三后堯舜用於前、三段羿浞湯禹有娀高辛用於前後、四段伊尹皋繇用於中、他如倒

字、倒句、倒數句、神龍變化、不可端倪、向者予不知

用古之法、多不解、不知倒敘法、愈不能解也。